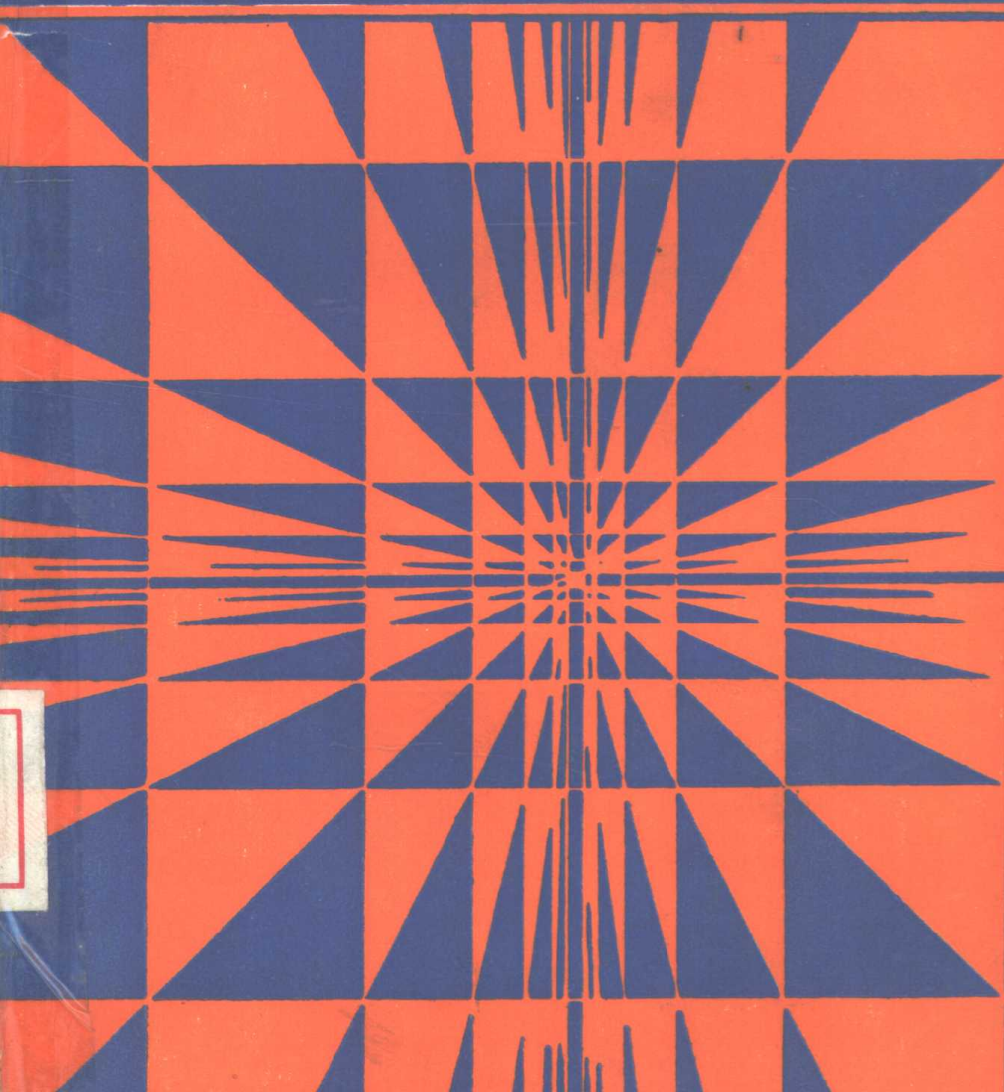


档案学论集

王淑全 选编



档案学论集

王淑全 选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档案学论集

王淑全 选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区路39号)

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毫米32开 印张: 16.5插页1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30 000 册数: 1-3 000

ISBN 7-300-00406-7

G·24 定价: 3.60元

前 言

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研究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其中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在注重档案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及传统技术方法研究的同时,加强或初步开展了对学科基础理论、档案工作宏观管理与现代化技术方法的研究和探索。研究课题,包括档案学独立性、档案学体系结构、档案学与相关学科关系等基础理论、档案起源、档案定义、档案属性、档案分类、档案价值、全宗理论,以及档案工作性质、内容、作用、人员素质、规律等宏观性问题;同时还初步开展了对档案工作标准化与现代化,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一体化,档案、图书、情报一体化,档案立法等新问题的探讨,在运用新理论、新知识、新方法研究档案学方面也作了一定的尝试。为了集中反映我国档案学近年来的这一特色和便于进一步对以上所述问题的研究,同时,也为了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档案学、关心档案学的成长和发展,特编此书,以供参考。本书也可作为“档案学概论”课程的教学配套参考资料。

本书共收入论文46篇,按照档案学、档案、档案工作概论、科技档案、档案法研究等五个问题分类编排。所收论文均系近年来发表在全国各地档案专业刊物上的文章。

因水平所限,本书在选材和编排方面可能存在不少缺点,望读者批评指正。

王淑全

1988年4月

目 次

• 档 案 学 •

林清澄	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1
吴宝康	档案学及其科学体系·····	10
冯惠玲	浅议档案学基础理论·····	17
吴宝康	文书学仍应是档案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32
孙 钢	档案目录学原理初探·····	38
朱荣基	试论档案史料学若干问题·····	49
郭树银	试论档案馆学建立的必要性及其研究内容·····	58
陈兆禄、黄坤坊、和宝荣	比较档案学导论·····	80
武重年、吴传耀	试论档案学与图书馆学的联系·····	91
刘文杰	试论国外档案学对中国档案学的影响·····	104
瞿 敏	档案学研究引进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可行性·····	117

• 档 案 •

吕明军	试论档案的起源·····	125
朱荣基	文字产生之前的远古档案·····	134
刘文杰、雷荣广	论文书和档案的起源·····	139
陈兆禄、和宝荣	对档案定义若干问题的探讨·····	153
姚 锋	建议·归纳·我见·····	172
李培清	关于国家全部档案分类的探讨·····	178
孔凡岳	略论档案分类·····	187
和宝荣	档案分类的特点与档案种类的划分·····	196

丁志民	档案信息观	210
丁永奎	档案的知识属性及其价值	221
郝晓峰	档案价值的探讨	234
陈琼、唐雪梅	档案价值概观	247

• 档案工作概论 •

冯子直	关于宏观档案与微观档案的几个问题	259
裴 桐	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要事业——论档案工作的性质和作用	285
孙嘉焯	浅议档案工作的社会性	293
苏万生	论档案意识	302
李国庆	论档案馆工作的文化学术性	314
王向明	档案工作者浅论	329
韩爱信	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全宗理论	339
文 生	档案管理内在质量的量化研究	350
陈代荣	加强档案工作诸环节间的定量研究——对档案管理学研究的一点看法	355
姜德生	开发档案信息服务四化建设	362
邹步英	档案工作标准化浅议	374
丁文进	我国档案工作现代化的若干问题	391
范礼连	文书处理工作与档案工作一体化初探	406
黄宗忠	试论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	409

• 科技档案 •

荷 文	对科技档案管理学基础理论的新认识	417
王传宇	科技档案价值论	434

任遵圣	加速科学技术档案转化为直接生产力 ——关于科学技术档案是生产力几个问题的 再探索·····	447
张中合、王恩汉	论科技档案与经济效益·····	456
苏万生	对科技档案工作性质和发展战略的几点认识··	465
黄子林	关于科技档案全宗问题的探讨·····	472
熊楚兴	科技档案分类管理初探·····	482

· 档 案 法 ·

吴宝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理论意义·····	495
吴体乾	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法·····	513
	——我国档案法与外国档案法特点比较	

• 档 案 学 •

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林 清 澄

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档案界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档案学及其辅助科目的研究的指示精神，开展了对档案学的研究工作，对“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科学命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但是，这一项很有意义的科学研究工作，并没有深入地进行和坚持下来。长期以来，不仅社会上，而且在档案干部队伍内部，都有人认为档案工作微不足道，档案学不是什么科学，更谈不上是独立的学科。1965年12月，《档案工作》杂志社的《为停刊敬告读者、作者》这封信就认为，有了档案工作的机构和规章制度，有了一批比较熟悉业务的干部，就可以把档案工作搞好了，全国唯一的传播档案学和档案工作业务知识、交流档案工作经验的刊物，就可以不再办下去了，档案学理论研究、档案工作业务水平的提高，似乎都是不必要的。今天，还有相当一部分档案干部，认为档案工作不是专门事业，搞档案工作“没出息”，“低人一等”，不安心档案工作，影响档案工作为四化建设服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号召：“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

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部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现在，如果不提高对档案学在学术之林中的地位的认识，档案界要发展自己的科学研究，使档案学在学术之林中牢固坚守自己的阵地，是不可能的。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这就是人们衡量关于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知识是否科学的标准。在我国，在世界上，现在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研究，都已经透过杂乱无章的表面现象的观察，深入研究它的内在联系，初步发现和揭示了它们所固有的规律，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从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档案学的各个科学科目来看，中国档案事业史、世界档案事业史、档案管理学、技术档案管理学、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档案保护技术学等等，各自都有其系统的知识结构，所有这些科目，又构成了档案学的完整的体系和结构。由于档案学这门科学还很年轻，它的理论水平还不高，体系结构还不完善，但它已经成为人们在社会历史活动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种知识总和中的有系统的组成部分，确是一种客观存在。档案学已经成为一门科学，是无法否认的。万里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这是科学工作嘛！要当成一个科学工作者，不要当成一个什么勤务员。……这是科学工作者，不把这个提到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水平是不行的。”

科学是划分为学科的。所谓学科，就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独立的研究对象，是独立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关于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系统的知识，是不是独立的体系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科学研究的

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斯大林在论述语言学的对象时也说：“语言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为社会服务的，这个工具使人们能够相互了解并调整他们在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中（包括生产的领域，也包括经济关系的领域，包括政治的领域，也包括文化的领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的共同工作。这些特点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正因为它们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语言才是独立的科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①在人们活动范围的一切领域中，档案也可以说是一种共同的产物，档案工作是一项共同的活动。这些特点也仅仅是档案和档案工作所特有的。人们在各个不同的活动领域中，生产着不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档案却是各个物质生产部门、精神生产部门、国家管理部门共同的“产品”；各个领域的活动内容是不同的，但档案管理活动却是共有的。这些特点既为档案和档案工作所特有，所以它们被当作研究对象的科学——档案学，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档案学的性质来看，可以说，它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涉及面极广。档案学既要研究本身的基本理论，又要涉猎科学的各个领域。如要确保档案材料的安全，延长其寿命，就要研究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建筑学；要研究各种科学技术档案的收集、整理和保管等环节，必须研究机械制造学等各部门自然科学的有关门类。为了搞好档案的提供利用工作，就要研究情报学、目录学、史科学的有关内容。要管理历史档案，对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国家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上述有关科学虽然有研究成果可供我们利用，但是可以直接利用的情况是不多的。因为各种学科的研

研究工作，不可能都把档案保管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考虑进去。档案科学工作者要充分利用各学科的研究成果，结合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环节的特殊要求，进行再研究，才能适应档案工作的需要。档案学既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就只能自立于学术之林，不能成为某一门学科的附庸。

档案学在与各学科的关系中，它和历史学的关系历史最长，最密切。但是，据此认为它就是史学的附庸是不恰当的。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历史活动的情况，档案学研究的对象是档案和档案工作，两者研究的领域各不相同。诚然，档案是史学研究的最珍贵的史料，档案工作要努力为历史研究服务。但是，档案材料不仅仅是对历史研究有用，档案的作用不仅仅是通过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表现出来的。档案的社会作用是极其广泛的，许多作用是史书所不能代替的。档案学要研究档案的多方面的社会作用，研究怎样为整个社会服务。仅仅把档案学视作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只研究为历史研究服务的问题，势必把档案学引向史料学的研究轨道。档案学在研究如何为史学服务时，它只能研究如何提供史料，而史料的整理、分析、考证、利用方法等问题，则是史料学和考据学研究的对象。从科学划分的角度来看，史料学、考据学和档案学毕竟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把它们并列为史学的辅助科目，显然是不妥当的。

档案学本身也需要研究历史，要利用历史科学的成果来发展自己，这也并不成其为史学辅助科目的理由。恩格斯说：“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②既然任何科学都是一种历史的科学，为什么唯有档案学作为一种历史科

学就不是独立的学科？一门学科利用其他学科的成果来发展自身，这是常有的。档案学所利用的科学成果，除了历史学以外，还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建筑学、造纸学等等，难道可以说它又是这许多学科的附庸吗？利用成果也不是单方面的。档案学的某些成果，如对国家机关史的研究成果，也可供史学研究利用。档案学研究的发展，档案管理的进一步科学化，档案材料更加便于史学研究利用，也是史学研究利用档案学的成果的表现之一。档案学与史学之间，是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依附关系。

由某一学科的辅助科目或一个内容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事，在科学发展史上是有的。但档案学不在此例。我国的历史学家，对档案学思想的孕育和形成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不论是司马迁、刘知几、章学诚、梁启超，还是陈垣，都只是从史料的角度对档案的管理作过一定的研究，并不是当作史学的一项内容看待的。他们的研究都是零星的，不系统的，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根本说不上形成了关于档案学的科学科目。他们所提出的关于档案工作的原则，虽然与后来形成的档案学的某些原则相一致，也丝毫不能否认上述事实。在十六至十八世纪工场手工业时期才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也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这只是因为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利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③恩格斯的这段精辟论述，对档案学也是适用的。还必须看到，在我国档案学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历史学家们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唯一的。历代的档案工

作体制设置、法律制度、档案工作制度、档案工作中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对我国档案学形成所起的作用，至少并不次于史学家们的有关贡献。因此，档案学既不是从历史学中发展出来的，也从来就不是历史科学的一个辅助科目。

如同其他科学一样，档案学也是实践在先，学科的建立在后。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产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得很远。在我国，用文字记录形式的档案和管理文字档案的工作，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国家管理、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档案与日俱增，利用越来越广泛，只是根据人们的经验来保管浩如烟海的档案，就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对档案的需要了。这样，对档案和档案工作方面积累起来大量的知识，进行“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④人们对档案工作中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进行理性思维和系统研究，档案管理的原则和方法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档案学的产生，正是对实践经验进行理性思维的产物，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在我国，档案学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知识结构，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出现的。从世界范围来看，档案学也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然而，一门学科是否独立，是不能用年龄来衡量的。在整个古代，本来意义的科学研究只限于天文学、数学和力学这三个部门，化学、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人体解剖学等自然科学，都比它们年轻得多。随着社会历史和生产的发展，科学研究的分工越来越细，近期内又产生了科学学、认识科学、水文考古、生物化学等新的学科，将来也还会陆续产生其他新的学科。档案学虽然是比较年轻

的科学，如果因此否认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其他的学科难道不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加以否定吗？

一门学科研究的内容，是以其研究的对象为基础的。档案学是以档案和档案工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要研究档案的形成和档案工作本身的规律，为档案的科学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又要研究档案工作的社会地位和功能，研究它与各门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效地解决如何提供档案为国家管理和建设服务的问题。既然各门学科研究的内容是由它们研究的对象所决定的，就必然存在宽窄的区别，学科也就显出大小的不同来。所谓通史，是研究国家的全面的历史情况的，比各种专史的内容就宽，体系结构就大。正如不能因为学科小就否定其独立性一样，对较小的档案学这门科学，是不能否定它是独立学科的。学科之间的研究范围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不少是互相交叉渗透的。辞典学就是“既在各科之外，又在各科之中”的百科之学。档案学不仅要研究档案形成和档案工作的一般的规律，而且还要紧密地与各门学科相结合，产生一批研究各种专业档案的学术著作。除了技术档案管理学外，完全应当与机械制造学、建筑学等学科结合，建立机械技术档案管理学、建筑技术档案管理学……。既然各科学科目研究的内容有互相交叉、渗透的关系，学科的大小就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线。

科学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对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由于各门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同，内容不同，知识体系的结构形式不同，各科学科目之间，在理论水平上很难分出高低来。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

主义的史学，在各自所研究的领域内，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都走过弯路，存在不少问题。如果硬要说政治经济学比史学的理论水平高，或者说相反，恐怕很难为双方都接受。即使可以作比较，但以此作标准划分科学研究也是不行的。当今有许多种社会科学，它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一般高，但我们能够否认其中的一些学科是独立的科学吗？把档案学的水平与其他学科相比而确认其是否是独立的学科，显然是行不通的。科学研究是无止境的。任何科学都是发展的，如果以将来应该达到的水平来作标准，现在就没有任何一门科学可以称之为独立的学科了。理论水平对学科的独立不能没有影响，在一种专门知识还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的时候，是不足以称其为独立的学科的。所以，我们既不能把档案学理论水平的高低作为它成为独立学科的主要条件，也不能把它在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档案和档案工作理论之前的分散的、片面的档案业务知识称之为档案科学科目。马克思说过：“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①我国的档案学理论水平现在还不高。好在我们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档案学方面，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只要我们继续为发展档案学而努力，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的研究，就会出现一个繁荣的新局面，档案学的理论水平就一定会极大地提高。

（选自《档案学通讯》，1982年
第6期）

注：

①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7～28页。

②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③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7～268页。

④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⑤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页。

档案学及其科学体系

吴宝康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档案学问题。

档案学这个问题，在五十年代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我们还没有认识是个什么东西，现在认识它的人越来越多了，认识也越来越高，特别是我们档案学界内部认识得更清楚一些。但是，是不是认识得很够了，是不是社会上的人对它都有所了解了，我觉得还不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还表现得不平衡，有的人是认识了，有的人认识得还比较深刻，有的人还是比较一般，直到现在，社会上不认识的、不了解的，或者不重视的，甚至鄙视它的都有，一句话就是不平衡。但总的来讲，我们现在总是比过去五十年代初期，认识它的人是越来越多，重视它的人是越来越多。

对于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直到现在，档案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新生事物认识起来总是要慢慢来的。现在有些人往往总觉得档案是件很小的事情，档案学很简单，内容比较枯燥，没什么好学的，要干就干大事情，跟故纸堆打交道没什么味道，这种想法实际上反映这些人对这门学科没有很好了解。我们这门学科的丰富内容应该说是实践中，它与有些理论学科不大一样，这门学科的特点是实践性比较强，因此光从书本上学是不容易学好的，还要把书本和实践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体会到档案学相当丰富的内容。档案学好象是一门横断面的学科，它的范围